



暮光之城

电影珍藏版

月食

[美] 斯蒂芬妮·梅尔 著

龚 萍 译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Top 100 Publishing Houses in China

twilight
暮光之城
电影珍藏版

YUESHI



[美] 斯蒂芬妮·梅尔 著
龚 萍 译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桂图登字:20-2007-173

Text copyright © 2007 by Stephenie Meyer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New York,
New York, US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8 Jieli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版权由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代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月食/(美) 梅尔著; 龚萍译. —南宁: 接力出版社, 2012.11
(暮光之城: 电影珍藏版)

书名原文: Eclipse

ISBN 978-7-5448-2713-3

I. ①月… II. ①梅…②龚…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47821 号

责任编辑: 陈 邕 周 锦 曲少云 李雅宁 美术编辑: 卢 强

责任校对: 李佳庆 责任监印: 陈嘉智 版权联络: 吕越平

媒介主理: 常晓武 石 璐 詹 悦

社长: 黄 俭 总编辑: 白 冰

出版发行: 接力出版社 社址: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 530022

电话: 0771-5863339 (发行部) 010-65546561 (发行部)

传真: 0771-5863291 (发行部) 010-65545210 (发行部)

http://www.jielibj.com http://www.jielibook.com

E-mail: jielipub@public.nn.gx.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制: 北京海淀区四季青印刷厂

开本: 890毫米×1240毫米 1/32 印张: 15.125 字数: 450千字

版次: 2008年12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2版 印次: 2012年11月第20次印刷

印数: 715 001—725 000册 定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属合法出版之本书, 环衬均采用接力出版社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 该专用防伪纸迎光透视可看出接力出版社社标及专用字。凡无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者均属未经授权之版本, 本书出版者将予以追究。

质量服务承诺: 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 010-65545440 0771-5863291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丈夫——潘乔
感谢你的耐心、关爱、友谊和幽默感
以及心甘情愿地在外就餐

也感谢我的孩子们，加布、塞斯及艾利
感谢你们使我体验了那种
人们甘愿随时为之付出生命的爱

火与冰^①

有人说世界将终结于火，
有人说是冰。
从我尝过的欲望之果，
我赞同倾向于火之说。
但若它非得两度沉沦，
我想我对仇恨了解也够多。
可以说要是去毁灭，
冰也不错，
应该也行。

——罗伯特·弗罗斯特

① 火与冰 (Fire and Ice): 20 世纪美国著名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 (Robert Frost, 1874—1963) 颇受欢迎的一首抒情诗，作于1923年。在诗中，弗罗斯特比较分析了火与冰这两个极具毁灭性的力量，在开头两句道出世界毁灭于火或者是冰的可能，并用火象征激情和欲望，用冰象征冷酷和仇恨。诗中有很多值得玩味思考之处，需考虑其时代背景，在此不再赘述。该诗有多个译本，此处选用的是王道余先生的译本。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多以田园生活为题材，语言朴实无华，但却处处蕴涵着人生的真谛。（本书注释如未特别标明，皆为译者注。）

CONTENTS

目 录



序幕	1
最后通牒	2
逃避	27
动机	49
本能	69
烙印	85
瑞士	99
不幸的结局	116
脾气	132
目标	150
气味	163
传说	181
时间	201
新生儿	217
宣言	235



打赌	249
大日子	262
结盟	276
训练	289
自私	309
妥协	327
踪迹	347
火与冰	367
魔鬼	381
武断的决定	400
镜子	416
伦理	435
需要	454
尾声	466
神秘世界对伟大的爱情未设禁区	473

序 幕

我们设下的所有的圈套都白费了。

冰冷的感觉紧紧地攥住我的心，我注视着他摆出保护我的姿势。尽管他寡不敌众，他高度聚精会神的表情没有流露出任何迟疑的痕迹。我知道我们不能指望有救兵——此刻，我肯定他的家人正在为他们的生命而战，就像我肯定他正在为我们的生活而战一样。

我还有机会了解另一场战斗的结局吗？还有机会弄清楚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吗？我还能活到那一刻吗？

这种可能性似乎没那么大。

他们漆黑的眼睛狂野而凶猛，虎视眈眈地想置我于死地。他们在等待着我的保护者走神的那一刻，一旦那一刻真的来临，我将必死无疑。

在这片寒冷的森林中的很远很远的地方，一匹狼咆哮起来……



最后通牒

贝拉：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像我们还是二年级那样让查理捎便条给比利——如果我想要和你说话，我会回~~

~~是你作出的选择，不是吗？你不能什么都想要，当你“人类的敌人”的哪个方面对你而言太复杂而不~~

~~瞧，我知道，我现在这么做很愚蠢，但是，现在没有别的办法~~

~~既然你大多时候都和一群……在一起，我们就不可能是朋友~~

~~我想念你太多的话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糕，所以，别再写信给我了~~

是的，我也想念你。很想，但什么都不会改变。对不起。

雅各布

我用手指一行一行地划过纸上的文字，碰到那些凹痕，他用笔写字时用力过猛几乎把纸都戳破了。我能想象出他写这些话时的样子——他笔迹潦草，横七竖八地画出这些字母，用以宣泄他心中的愤怒，然后一行又一行地划掉那些措辞有误的话语，也许他甚至还会用那只过大的手生气地拧断钢笔，所以才有那些墨点。我想象得出沮丧挫败的感觉使他漆黑的眉毛紧蹙在一起的样子。要是我在那里的话，我可能会大笑起来。别让你自己脑出血，雅各布。我会这样告诉他，吐出来就可以了。

当我再读这些我已经铭记于心的话语时，我现在最不想做的事情





就是大笑。他对我的请求信的答复——那封信通过查理带给比利，然后由比利再给他，这样的送信方式在他看来只不过是像二年级学生一样，正如他所指出的——一点儿也不奇怪，还没打开信笺我就知道上面写的是怎么了。

令我惊讶的倒是被他划掉的一行行文字竟会令我如此受伤——仿佛这些字母上长了刀子似的。不仅如此，雅各布每一行以生气的文字后面隐藏着的汪洋般巨大的痛苦，比我自己把自己伤得更深。

我正在思考这些的时候，闻到了一阵浓浓的烟熏味儿正从厨房飘过来。另一个房间里，除了有人在做饭之外，不会有什么事让我惊慌失措。

我把皱皱巴巴的纸塞进裤子后袋，匆匆忙忙地朝楼下跑去。

查理扔进微波炉的一罐意大利面酱刚刚转动第一圈，我猛地一把拉开门，把它拖了出来。

“我做错什么了？”查理问道。

“您应该先把盖子揭开的，爸爸，金属不能放在微波炉里转。”我边说边把盖子揭开，接着把半罐酱倒进碗里，然后把碗放进微波炉，把罐子放回冰箱，调整好时间，按下启动键。

查理嘟着嘴巴看着我调整时间，问道：“我的面条做得对吗？”

我看了看炉子上的平底锅——令我警惕的烟熏味儿的源头就在这里。“翻一翻会更好。”我语气温和地说道。我找了一把调羹，用力把烤焦在锅底的厚厚的糊状面条刮下来。

查理叹了口气。

“那么，您为什么要做这些？”我问他。

他双臂抱在胸口，怒视着后窗外的雨帘。“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他咕哝道。

我迷惑不解起来。查理做饭？他又为什么要板着脸孔？爱德华还没来这里呢。通常我爸爸会因为我男朋友而摆出这样的架势，竭尽全力地表现出一副“你不受欢迎”的模样，他所说的每个字、所摆出的每个姿势都表达出这层含义。查理的努力毫无必要——爱德华不用看这些表演就对我爸爸正在想什么了如指掌。

我翻动锅里的面条时想到“男朋友”三个字，这个词儿使我感到



一阵熟悉的紧张感，我一不小心咬到了自己的嘴巴。这个词语不合适，一点儿都不合适。我需要某种更能表达永恒承诺的词语……但是像“宿命”和“命运”这样的词语用在平时的交谈中显得很做作。

爱德华心中有另一个词语，那个词正是我感到紧张的来源，我只要想一想都会让自己紧张得直咬牙。

未婚夫——哟！一想到这一点我就浑身发抖。

“我错过什么了吗？从何时起您开始做晚饭了？”我问查理，意大利面团在开水里上下移动的时候，我戳了戳，“或者是您在试着做晚饭？”查理耸了耸肩：“没有哪条法律规定我不能在自己家做饭。”

“您知道得再清楚不过了。”我一边看着他别在皮夹克上的徽章，一边笑着回答。

“哈！说得不错。”他扭动身体，把皮夹克脱了下来，仿佛我的眼神是在提醒他衣服还穿在他身上一样，然后他把皮夹克挂在那个他专用的挂衣钩上。他的枪带已经挂在那里了——一连几个星期，他都觉得去警察局没必要带手枪。华盛顿州福克斯小镇不再笼罩在令人困扰的失踪事件之中了，也不再有人在曾经阴雨绵绵的树林里看见神秘且体形庞大的狼了。

我静静地戳着面条，猜想着查理会讲出到底是什么事情令他心烦意乱。我父亲不是个话很多的人，他努力让自己配合着我坐下来一起吃晚饭，这表明他脑海里一定有非常多的话要说。

我习惯性地看了看钟——每天大约这个时候，每隔几分钟我就会这么做——还有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

下午对我而言是一天中最难熬的时光。自从我以前最好的朋友（和狼人）雅各布·布莱克告诉查理我偷偷摸摸骑过那辆摩托车以来——他事先就计划好这么出卖我的，这样一来我就会被关禁闭，进而不能与我的男朋友（和吸血鬼）爱德华·卡伦在一起了——爱德华只获许在晚上七点到九点半之间来看我，而且通常只能在我家里，还要在我爸爸从不困倦的怒目监控下。

这次是上次不那么严格的禁闭令的升级。我无法自圆其说为什么会一连失踪三天，而且还敢去悬崖跳水，这是我因此而得到的惩罚。

当然啦，我在学校还是会见到爱德华，因为查理对此无能为力。此外，爱德华几乎每天晚上都在我的房间里，不过查理对此事并不是很清楚。爱德华轻而易举就能一声不响地从二楼的窗户爬进我的房间，这种本事几乎和他能读懂查理的心思一样有用。

尽管爱德华只有下午不在我身边，但这却足以令我心神不安，期间的几个小时如此漫长。尽管如此，我还是毫无怨言地忍受着这种惩罚：一来，我知道这是我自找的；二来，我不忍现在就搬出去而伤害我父亲，特别是当更加永久的分别就摆在我眼前，就近在咫尺的时候，查理却对此一无所知。

我爸爸哼哼唧唧地坐在餐桌前，然后打开了潮湿的报纸；不一会儿，他就从喉咙里发出不满的声音。

“爸爸，我不知道您为什么读报纸，这只不过会让您更生气罢了。”

他对我的话充耳不闻，对着手中的报纸发牢骚：“这就是为什么每个人都想要住在小镇上的原因！无稽之谈。”

“大城市哪错了？”

“西雅图快成杀人之都了。两周五起不明杀人案，你能想象在那儿怎么住吗？”

“我想凤凰城在杀人榜上的排名更靠前，爸爸，我曾经就这么住着。”我从未与谋杀案受害者的身份如此靠近，直到我搬到他居住的这座安全的小镇。实际上，我仍然在几个热门的名单之上……我手中的调羹颤抖了一下，里面的水也颤抖起来。

“好吧，你就是对我说个没完。”查理说道。

我放弃省掉晚餐的打算，准备吃饭；我得用牛排刀割开一片意大利面，先给查理，然后给我自己，而他则用驯服的眼神注视着我。查理把酱倒在他的面条上，然后把它们搅拌在一起。我按照他的方式尽可能地装饰着我自己的面条，打不起丝毫的精神，我们一言不发地吃了一會兒饭。查理仍然在浏览新闻，我一边等他开口说话，一边拿起已经被我翻烂了的《呼啸山庄》，从我早上吃早餐时看到的地方读起，努力让自己沉浸在世纪之交的英格兰。



我刚刚看到希斯克里夫返回英格兰的那一段，这时查理清了清嗓子，把报纸扔在了地上。

“你说得对，”查理说，“我的确有理由那么做。”他朝着黏糊糊的面团挥舞着叉子，说道，“我想和你谈一谈。”

我把书放到一边，书脊已经破败不堪，整本书都摊平在餐桌上：“您只需要问我一下就可以啊。”

他点了点头，眉毛紧蹙在一起：“是的，我下次会记得的。我以为接过你手中做饭的活儿会使你温顺一些。”

我大笑起来：“这很奏效——您的烹饪技艺使我温顺得像块果汁软糖。您要谈什么，爸爸？”

“嗯，是关于雅各布的。”

我感到我的脸一下子僵在那里，“他怎么啦？”我嘴唇僵硬地问道。

“放松，贝儿，我知道你还在因为他出卖了你而生气，但是他做得对。他那样做是负责任的表现。”

“负责任，”我挖苦地重复道，转了转眼睛，“对，那么，雅各布怎么啦？”

这个漫不经心的问题一直在我脑海里回荡，除了烦琐的事情外，没别的什么事情。雅各布怎么啦？我能拿他怎么样呢？我以前最好的朋友，现在……是什么？我的敌人？我畏缩了。

查理的脸突然变得小心翼翼起来：“别生我的气，好吗？”

“生气？”

“好吧，也和爱德华有关。”

我眯起眼睛看着他。

查理的声音变得更生硬了：“我还是让他进了家门的，是不是？”

“是啊，”我承认道，“只不过是很短的一段时间罢了。当然啦，您也可以时不时地让我出门一小会儿，”我继续说道——只不过是开开玩笑的，我知道在余下的学年里我都要被关禁闭，“我最近表现还是很好的。”

“好吧，那有点儿接近我正准备讨论的话题了……”接着，查理的表情和缓了些，出乎意料地露齿一笑，眼角都是皱纹；有那么一会



儿，他看起来好像年轻了二十岁。

我看出那个微笑中暗含着某种可能性，不过我慢条斯理地继续问道：“我给弄糊涂了，爸爸，您在说的是雅各布、爱德华，或者是我被关禁闭吧？”

那个笑容又一闪而过：“和三者都有那么一点点关系。”

“那么它们是怎么联系到一起的？”我谨慎地追问。

“好吧，”他叹了口气，抬起手臂好像投降一样，“我在考虑也许你因为表现良好获得假释。对于一个青少年而言，你忍气吞声、不发牢骚的程度真的令人惊讶。”

我的声音和眉毛一下子抬高了：“您是认真的？我自由了？”

这到底因何而起？我一直确信在我真正搬出去以前会一直被关禁闭，而爱德华也没有找到让查理动摇的念头……

查理举起一根手指头，说道：“是有条件的。”

突如其来的热情消失殆尽了，“好极了。”我呻吟道。

“贝拉，这与其说是命令还不如说是请求，好吗？你自由了，但是我希望你能……理智地利用这种自由。”

“这是什么意思？”

他又叹了口气：“我知道你整天和爱德华待在一起心满意足……”

“我也和爱丽丝一起玩的。”我插话道。爱德华的妹妹来我们家是没有时间限制的，她高兴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查理在她能干的双手中就像软面团似的。

“那倒是，”他说，“但是除了卡伦家的人以外，贝拉，你还有其他的朋友。或者说，你曾经有过。”

我们彼此凝视着，看了好久。

“你上次和安吉拉·韦伯说话是什么时候？”他突然把这个问题抛给我。

“星期五吃午饭的时候。”我立即回答道。

在爱德华回来以前，我学校的朋友们分成了截然相反的两群。我宁愿认为那两群是好的对坏的，我们和它们也很合适。好的是安吉拉、她忠心耿耿的男朋友本·切尼和迈克·牛顿，他们三个人都很慷慨



地原谅了我在爱德华离我而去之后的种种疯狂举动。劳伦·马洛里是“他们”那一边的邪恶核心成员，几乎其他每个人，包括我在福克斯最早的朋友杰西卡·斯坦利好像也对遵守她那抵制贝拉的安排感到很满意。

随着爱德华重新回到学校，那条分界线变得更加明显了。

爱德华的归来使得迈克的友谊中断了，而安吉拉却毫不动摇、坚贞不渝地忠于我们的友谊，本也亦步亦趋。尽管大多数人自然而然地避开卡伦家的人，但安吉拉每天中午吃饭的时候都会恪尽职守地坐在爱丽丝旁边。几个星期后，安吉拉看上去似乎已经感到怡然自得了。不被卡伦家的人迷倒并非易事——只要人们给他们机会让其释放魅力的话。

“在学校之外呢？”查理问道，把我的思绪引了回来。

“爸爸，我在学校之外没见过任何人。禁闭，还记得吗？而且安吉拉也有男朋友。她总是和本在一起。如果我真的自由了，”我补充道，语气中带有很浓厚的怀疑口吻，“也许我们可以四个人一起出去玩。”

“好吧，但是那么……”他吞吞吐吐地说道，“你和杰克以前交情很深厚的，而现在……”

我打断他说道：“您就不能直截了当一点儿吗，爸爸？您的条件——到底是什么？”

“我认为你不应该为了男朋友抛弃所有其他的朋友，贝拉，”他严厉地说道，“这样做很不好，而且我觉得如果你对其他人也敞开心胸，让他们走进来的话，你的生活会更加平衡的。去年九月发生的事情……”

我不禁畏缩起来。

“好吧，”他防卫性地说道，“要是你和爱德华·卡伦在一起的时间少一些，多一些别的生活，那样的事情也许就不会发生。”

“那样的事情照样会发生。”我轻声咕哝道。

“或许是，或许不是。”

“您的意思是？”我提示他。



“利用你重新获得的自由也去看看你的其他朋友，让自己的生活保持平衡。”

我慢慢地点了点头：“平衡是好事情。那么，我要填满指定的配额吗？”

他做了个鬼脸，但是摇了摇头：“我可不想把事情弄复杂了，只是不要忘记你的朋友们……”

我的朋友们，这也是我一直在挣扎、不知道如何是好的两难处境。我在毕业之后，为了他们自身的安全，那些人是我再也不能见到的。

那什么才算是更好的做法呢？在我能够做到的时候和他们一起度过？或者是现在就开始分离，渐渐适应？对于第二个选择我感到恐惧万分。

“……特别是雅各布。”在我还没理清其他的头绪之前，查理又补充了一句。

这个处境比头一个更让人左右为难，我花了好一会儿才找到适当的话：“雅各布可能……有些困难。”

“布莱克一家实际上是我们的家人，贝拉，”他说道，又变得严厉而有父亲的威严起来，“而且雅各布对你而言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我知道。”

“难道你一点儿也不想念他？”查理问道，露出无可奈何的表情。

我的喉咙突然哽噎住了，在我回答之前我清了两次喉咙。“是的，我的确想念他，”我承认，不过我还是低着头，“我很想念他。”

“那么为什么会很难？”

这不是我能随意解释的事情，违背像我和查理这样的人类的常规——了解这个神秘世界，这里充满各种各样的神话，还有许多偷偷地生活在我们周遭的魔鬼——这种事情违背了人之常情。我非常清楚地了解那个世界——而且结果我招来的麻烦也不少。我不能让查理也卷入同样的麻烦。

“和雅各布在一起会有……冲突，”我慢慢地说出来，“我的意思是，这是有关友谊的冲突。对杰克而言，友谊似乎远远不够。”我缓缓地道出事情的原委，那些细节是真实的，且不重要，与雅各布的狼



人团体对爱德华的吸血鬼家族——也是对我，因为我全心全意加入他的家族——深恶痛绝的事实相比，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这不是我在一张便条上就能说清楚的事情，他也不愿意接我的电话，但是我亲自和狼人处理此问题的计划肯定不会得到吸血鬼们的认同。

“难道爱德华没有准备好面对良性竞争吗？”现在查理的语调变得讽刺起来。

我抬头白了他一眼，说道：“根本没有竞争。”

“像这样逃避雅各布，你在伤害他的感情。他只不过想做你的朋友，除此之外别无他求。”

噢，现在变成我逃避他了？

“我很确信杰克一点儿也不愿意再和我做朋友了。”这些滚烫的话语使我难以启齿，“到底是什么让您这样想的呢？”

查理现在看起来有些尴尬了：“这个话题可能是今天我和比利在一起的时候提起来的。”

“你和比利像老妇人那样说道东道西。”我一边抱怨，一边恶狠狠地叉起叉子叉进盘子里凝结在一起的意大利面团里。

“比利很担心雅各布，”查理说，“杰克现在心情很糟糕……他垂头丧气。”

我退缩了，但是眼睛却紧紧盯着面团。

“而且那个时候你和杰克一起玩之后总是很开心。”查理唉声叹气地说道。

“我现在也很开心。”我激动地从牙缝中吼出这样的话来。

我的言辞和语气之间的对比打破了紧张感，查理大笑起来，我也笑了起来。

“好吧，好吧，”我答应道，“平衡。”

“还有雅各布。”他坚持道。

“我会努力的。”

“好极了，找到平衡，贝拉。而且，噢，是的，你有一些信，”查理说道，轻松巧妙地结束了这个话题，“在炉子边上。”

我没有动，我的思绪都纠结在雅各布的名字上。这很可能是些垃